

CIVILIZ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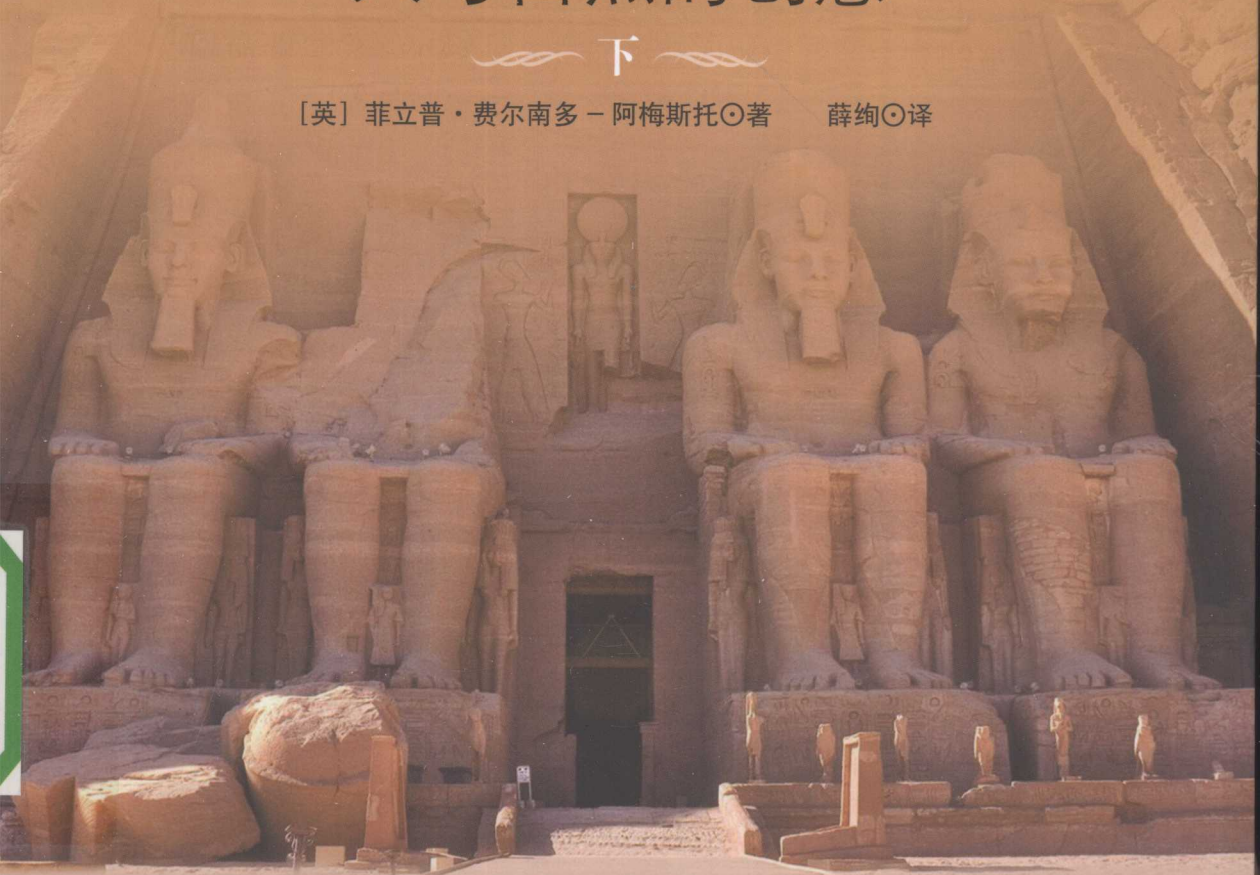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文明的力量

人与自然的创意

下

[英] 菲立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著 薛绚◎译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文明的力量

人与自然的创意

下

[英]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著 薛绚◎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 广州 ·

《新世纪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林 雄

副 主 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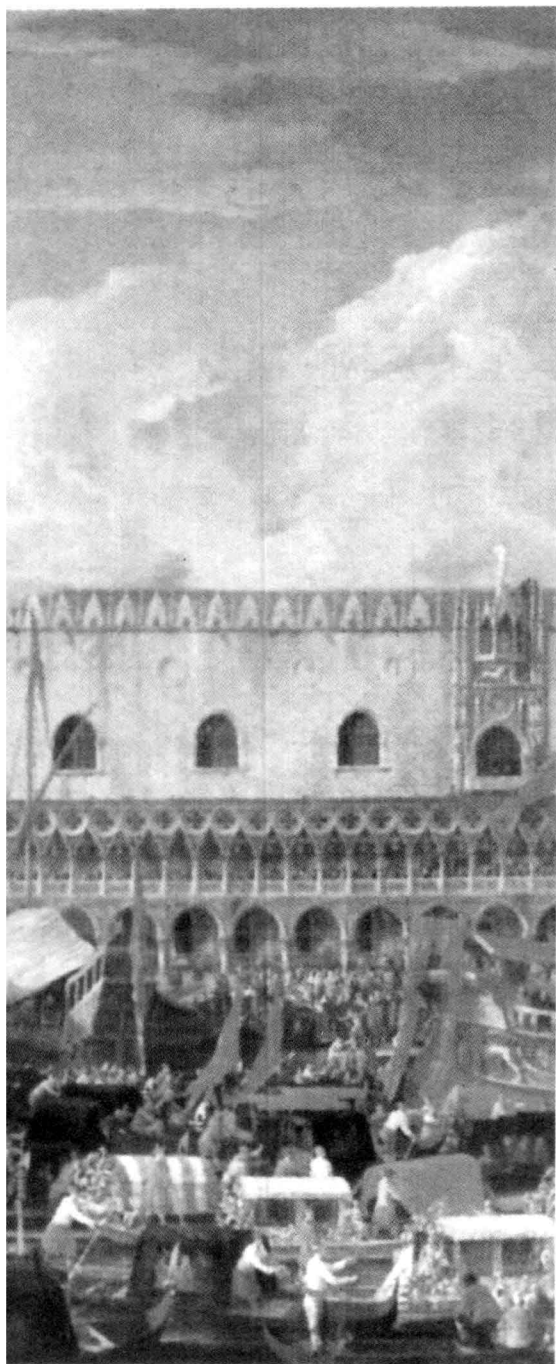
顾作义 王桂科

编 委

杜传贵 何祖敏 秦 颖 孙泽军 李江南
刘北成 陈其泰 刘 浩 潘 屹 刚健华

执行编委

何祖敏 孙泽军 李江南



文明的力量
人与自然的创意

第六卷

VI

水域边缘：
海洋塑造的文明

古时代起，就有关于海的故事和诗歌流传。航海的人曾被视为十足的人鱼；海洋本身则被视为发生浪漫神奇之物的地方。然而，近年来，许多航海生活的真实细节都报道得再清楚不过，以至于歌咏大海如今式微。

——赫尔曼·梅尔维尔，《捕鲸之旅的蚀刻图》

(Etchings of A Whaling Cruise)

从政治的与社会的观点看海洋，首先也是最明显可见的，海是一条大通路；或者说是一片宽阔的公共领域，人们可以循任何方向往来，而其中有一些路线基于重要原因使多数人选这些路线而不走其他的。这些往返路线就叫做商船航线；决定这些航线的原因要从世界史中寻找。

——马罕 (A.T. Mahan) 《海上势力对于历史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第十一章

诸神如何分派：小島文明

南太平洋·夏威夷与复活节岛·阿留申群岛·
马尔代夫·马耳他·米诺斯文化的克里特岛·威尼斯

“他们是不是脑筋有问题，不然干吗要到这里来？”瑞德摇头，
然后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他们大概就是脑筋有问题……”

——班克（T. Bank）谈阿留申岛民，《风的故乡》（Birthplace of the Winds）

我们全都生活在岛上，无一例外。不过地球上某些岛比其他的
岛大得太多，所以我们决定让那些大岛另归一类，称为“大陆”。

——房龙（Van Loon），《地理》（Geography）

一团乱岛：波利尼西亚航行

小岛理所当然应该是富裕的。按某些标准看来，冰岛人民的生活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的经济，都排在全世界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之列；还有一些小岛是吸引富豪阶级与逃税者财富的磁铁。在我们的时代，因为海上贸易量庞大，岛屿有本钱成为中继站与商业网络上的中心点。

我们很容易以为小岛的这些特别优势是常态，不然就是堕入惯见的浪漫想象，以为小岛——尤其是热带岛屿都是乐土，都是衣食无忧的人间天堂。^[1]但事实上小岛在人类历史之中往往被迫处于贫困和不安全的状态，因为面积有限，所以本地食物生产不足；因为孤立，所以不易取得外来的供给；因为攻击会从海上来，所以岛屿居民必须保持警觉并且储备反击的能力。按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形容 16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多数岛屿的话来说，小岛往往是“饥饿的世界”或是“生活朝不保夕的牢笼”。^[2]

即便是现在，许多小岛因位置太偏僻，或是对贸易、观光业、逃税事业太不便利，所以仍然名列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另有一些小岛必须依赖大陆地区的补贴，或是依赖特惠的税则、自由港地位和经营赌场等方式来维持。但是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足以证明岛屿摆脱贫穷之后可达到巨富；如果能够保护自己不受侵略，就可能培育特有的文明。

这通常是靠贸易达成的，但也不是全凭贸易。困境与机会在小岛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有些小岛居民能够在应对挑战中交出漂亮的成绩。举例来说，东非的海上诸岛，曾经在不同的时代中借往来印度洋的贸易获利；中古时代的基卢瓦与 19 世纪的桑给巴尔，都曾经出现混合非洲、阿拉伯、印度的多样影响而成的文化，如今看到基卢瓦古老清真寺的遗迹，那些中国青花瓷的衬饰，仍然可以体会这样的文化影响。现在的科

摩罗群岛是个倒霉的地方，是强权政治染指的对象、是香草市场价格起落的受害者，但其实近代早期在设拉子苏丹统治期间，这里是多国文化汇集的商业中心，输出稻米、龙涎香等各式香料、奴隶。在中古时代，东南亚的一些岛屿因为具有生产稀有香料的独特条件而受益；而 16 世纪的德那第与蒂多雷*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借子午线争夺航海地盘时的焦点**，为的是把世界上的肉荳蔻籽和荳蔻香料产地划到自己这一边来。^[3]

一方面海洋可能限制小岛发展，另一方面小岛可能借海洋与其他陆地衔接，因此海洋将塑造海洋文明的形态。不论是哪一种形态，靠海都是极重要的环境条件，其他的影响相形之下都退居次要。不论土壤性质、气温、地形、动植物条件如何，只要有海洋在旁边，海洋就是塑造文明的重要影响要素。海会影响人的视野与思考模式；海因难以驾驭又不可预测而令人生畏；海能改变它所触及的一切，却不会轻易被改变。海把骨头变成珊瑚，把沙粒变成珍珠。海能重塑海滨线、能冲蚀海岸、能吞噬野地和城市、能凿刻大陆。海影响气候系统，然后再影响我们这些陆地生物，证明我们无论有多少千年的文明也奈何不了环境。除了在虔诚祷告者的渴望之中，海没有约定的界限。海是上帝创造万物后幸存下来的一部分混沌。海使人觉得自己渺小。

“小”是个相对的概念。我料到读者会想问：要多小的岛才能符合“小岛文明”这个类别？其实以大小来界定太武断，重点不在多小，而在与海的关系。假如某个岛的文明是依据岛屿特性而来，以眼前的这个题目而言就算是小；如果腹地很大且把海岸当作整个文明的边缘，那么这个岛就不算小。但是，在这种计算方法之下，临界点又会因各地不同的环境条件而异。

小岛可能循两种方式成为滋生文明的地方：一是凭贸易而变得富裕，一是因孤立而能自给自足。因此，我在这里所说的“小岛文明”，是指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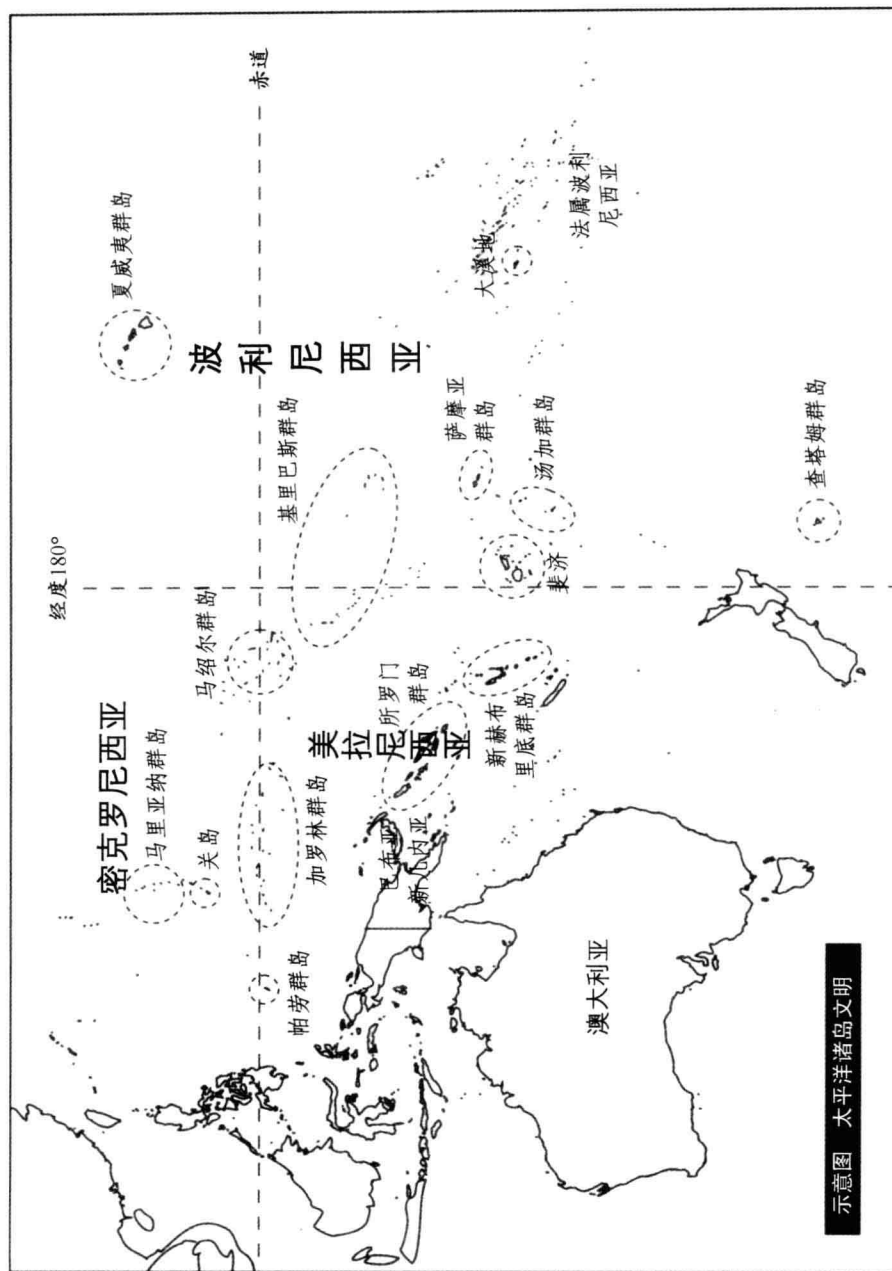
* 编按：皆为摩鹿加群岛中的两个小岛。

** 编按：1592 年西葡之间的《萨拉戈萨条约》。

海洋影响下循其中一种方式所形成的文明。如果文明能凭岛内资源兴盛而且并不处于孤立状态，我就将它归入其他类项。按这样的归类法，会有许多岛因为太大而不符合。这包括，可能一边长度太长而跨越了不止一个气候带，所以海洋不大可能是环境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可能面积大到从内部就能产生造就文明所需的资源和行动力，并且没有断绝外来影响；也有可能是一个岛上存在不止一种文明。

这种归类法和所有归类的决定一样，可能是以小归小，但并非绝对性的差异为依据。例如英伦三岛，面积太大、成分太多样，不可能成为发展小岛文明的地方。不过，现代的英格兰人（我想这不包括英格兰岛上的其他族群）已经养成一种可以称为小岛式的心态：他们最乏味无趣的历史书一律强调（有的在开场白就强调），他们的历史是岛国特性造成的。他们仍然在读、在写“我们的岛屿故事”、“海洋岛民”之类书名的历史书，^[4] 他们也一再听到爱国歌曲和诗文之中所谓的英格兰岛“从浩瀚蓝海中升起”，好似“镶在银色海洋中”的一颗宝石之类的老调。18、19世纪的英格兰人大量投资海防，创造了所谓“怪癖英格兰人”的风尚，把孤立情势造成的后果理想化，他们呈现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对于自己的疯癫有点引以为傲”的形象。^[5] 他们与欧盟其他国家不同。英格兰人一方面得意洋洋摆出孤立之状，一方面难舍英格兰人是航海民族的神话，他们说海洋是“英格兰的致富之路”，贸易航线就如同英格兰人的命脉。^[6] 诸如此类的话大多是骗人的，英格兰的海上大业并不是“岛屿民族”特有的，濒临大西洋的其他西欧民族也同样开拓了海上事业（见第十二、十六章）。讽刺的是，西欧诸国都自称独一无二，但每个也都被证明了其言不实。

没有一条科学法则、一种社会学模型可以预测，海洋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把一个小岛变成一个文明。因为许多小岛根本不受小岛文明式的影响。说来奇怪，有些岛屿民族始终没有发展海上文化；有些时候明明有了这种文化，却仍旧予以舍弃。塔斯马尼亚岛的人忘掉了当初把他们从海上带来此地的那些技术，甚至连鱼也不吃了；^[7] 据最初到达加那利群岛的人记述，这些岛上的人即便平时就能望见其他的岛，但在欧洲人涉足之前



他们却完全不懂航海技术。^[8] 加那利群岛的情形尤其令人大惑不解，因为与塔斯马尼亚岛相比，加那利群岛之中的有些岛很小、更缺乏资源。这样自我孤立的态势往往导致文化上的贫乏，欠缺与外界接触，无法激发更新的活力。虽然加那利岛民拥有某些值得称道的技术，例如将死去的人制成木乃伊、干砌石墙，却仍很容易被奴隶商与征服者说成是野蛮人。塔斯马尼亚人连最基本的诡计都看不穿，最初注意到他们的画家都把他们画成猿类，^[9] 早期殖民的白种人也把他们当作低于人类的动物而加以捕猎。

赫尔塔岛位于苏格兰西部的外赫布里底群岛以外，是另一个孤立状态的例子，可以算得上是稀有特例，这个环境把文明化的作为都打消了。这个岛的面积略大于 1 500 亩，高度将近 1 400 英尺，矗立在海中显得十分陡峭，每年有 8 个月时间笼罩在震耳欲聋的风暴之中。有史以来在这里生活、爬上爬下种植小片田地的人，经年与外界断绝的时间比有接触的时间多。赫尔塔在 17 世纪末有过一段特别兴旺的时候，当时岛上只有一条路。汉诺威王室的“间谍”蕾切尔·厄斯金，别号“格兰奇夫人”，曾经于 1734 年至 1742 年间被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党人送到这里监禁。她来之之前的几年，岛上曾经天花肆虐，岛民也与“欧洲势力扩张时代”的每个“原始的”、未免疫的土著族群一样折损惨重。

赫尔塔全岛都难以种植作物，除了一小块几乎没有土壤的谷地，或者某片岛民珍视的陡坡上的牧草地。其他地方即便栽种了作物，也会被大雨或挟雪的雨冲刷掉。传统居民为了维生，每年把鸟油和羽毛送到赫布里底，换取盐和谷子。赫尔塔岛民在别人心目中不是被浪漫传奇化，就是被厌恶。1697 年到此的一位旅人把他们看成高贵野蛮人的代表：“诗人杜撰的远古黄金时代情景，却是他们生活中的事实。我指的是他们的无邪、质朴、纯洁、互爱以及诚挚友情。”^[10] 麦考利认为他们完全不受“价值与时间”的牵绊。政治立场大致与麦考利相同的布鲁厄姆男爵，比麦氏早几年表达对岛民观感的时候却说，他们生活在“懒惰……畜牲般的污秽……天生的野蛮”之中。^[11]

考古学的发现证实，赫尔塔岛上曾间歇性地出现人迹完全消失的情况。中古时代晚期与近代早期的岛民，是现今所知曾经丰衣足食的最后



《文明的进程》，1836年：即使是满怀同情的狄特罗也给了这位穿着衣服并佩戴首饰的塔斯马尼亚人野性的、深藏的专注目光。

一代人。会发生这种奇特现象，是因为有大量鸟类到岛上繁殖，数量最多的是3月至8月的角嘴海雀和春、夏、冬三季的海燕，崖面到了繁殖期就挤满鸟群。岛民便在崖顶的岩石上凿上栓钉，再用绳索顺崖而下，一路宰杀崖上的鸟，用一只鹅胃制的袋子将鸟尸装入，如果正逢风平浪静，就直接扔进停在崖脚的小船里。因为岛上缺盐，岛民会将鸟放入石头和草泥造的简陋风洞里风干。^[12]1697年的那位访客曾经做了有关岛上生活最完整的记录。他当时是与领主的收租官一起来，按官员的环岛调查，全体180个岛民，每周吃掉16000枚鸟蛋，一年吃掉海鸟22600只。^[13]19世纪早期记录所显示的消耗量与此差不多，按1819年的一则调查，“空中到处是鸟禽”、“海上也满是鸟禽。住屋用鸟禽做装饰品……镇上的路面全是羽毛……居民看来就如同被泼了沥青再沾上羽毛因为他们满头是羽毛，衣服沾满羽毛……一切东西都带着鸟的气味”。斯凯岛（在内赫布里底群岛）居民心目中的赫尔塔岛，是住着“全世界吃得最好的人。这是实话，老爷”。^[14]常规文明之中长大的人会觉得赫尔塔岛形同地狱，爱吃海雀肉的人却会觉得是天堂。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传教士和政府官员强制赫岛走向文明，岛民受不了这种改革纷纷迁离，最后一人于1930年迁往英伦的大岛，如今这里真的成了无人居住的鸟岛。

由此可见，自我孤立相对罕见，即便是岛屿居民也很少与外隔绝，岛屿生活的常态应该是视线向外，向大海去找资源。全世界最坚决向海上发展的文明，也许应属波利尼西亚与美拉尼西亚的文明。这些地方的文明逆风向海上扩散，凭借的是航海技术，虽然物质条件有限，艺高人胆大的程度却超过世界上其他地方。这是真正从海上产生的文明，以征服人类所面对的最不友善的生物圈为基础（或起码是不与这种生物圈妥协）。欧洲人于18世纪发现南海诸岛时，起初并不知道波利尼西亚人有多么大的成就，也不明白这项成就的性质。他们给波利尼西亚人安排了高尚野蛮人的角色。奥马衣这位“王子”在他的原生岛屿上是个不安分的边缘人，于1774年至1776年间在英国被捧成了名人，许多公爵夫人说他有与生俱来的优美风度，在画家乔舒亚爵士的笔下，他象征着一种未经调教的尊贵稳重。人们称赞他的机锋睿智是浑然天成，例如他到剑

桥大学的时候有人向他敬鼻烟，他婉谢说：“谢谢您，我的鼻子不饿。”他的吃相连女作家范妮·伯尼的众情郎都望尘莫及，她认为这显示“不靠人工，光凭自然能做得多么好”。^[15]另一位“王子”是密克罗尼西亚帕劳群岛来的利·博，他更熟悉绅士的举手投足；他于1783年死于天花，安葬在罗泽希特墓园，墓志铭写道：

且慢，读者！让本性洒下泪滴——
我的王子利博长眠此地。^[16]

1772年与库克船长一同航行的画家威廉·郝吉斯所画的太平洋岛屿是一个纵欲的园地。他呈现的大溪地是令人陶醉的温柔乡，画面前景之中就有水泽仙女般的妖娆女子，一位诱人地露着刺青的臀部，另一位在水中仰泳。大溪地在性方面的热情，试炼了库克船长的部下，更瓦解了布莱船长的纪律。满足肉欲的美女成了航海者天堂必备的要素，例如参加了1790年之旅的外科医生乔治·汉弥尔顿这样赞道：

虚构诗文描画的伊甸园，或阿卡迪亚，在这里成真了。这儿的大地不用耕作就产生食物和衣着，树上缀满最香浓的果实，自然在地面铺满最芬芳的花朵，美貌的女子随时乐于投怀送抱。^[17]

法国人描绘复活节岛的版画中，外来航海者与姿态优雅的土著进行文雅的谈话，一同检视文件，在时机对的时刻，当着石像面前互送秋波。拉彼鲁兹的11名部下在萨摩亚群岛被杀的前一天，他还说这地方是“幸福的居住地”，住着“人世间最快乐的人……在静谧的怀中，从容而祥和”，这里的建筑可能“比起巴黎周围的任何建筑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比较不那么热爱的复活节岛，他也认为能孕育文明，甚至有某些文明的败坏，例如土著皮条客企图把不情愿的13岁少女卖给外来客。^[18]总之，南太平洋结合了自由与放纵，使野蛮人变高贵。^[19]

然而，这些浪漫化的、怀着优越感描述的形象都没有切中要点，因

为依据的都只是岛民岸上生活的物质文化而已，他们的岸上生活没有宏伟耐久的建筑物，没有陶工艺，也没有（多数岛屿没有）欧洲来的观察者能辨认出来的有制度的政治体。南太平洋岛屿文明的成就，要放到海上才能被完整评估。岛民造船的技术和风格，在海上的实用性堪称完美；他们的航海知识也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及的；他们用芦苇地图记事，功用也不输于任何传统的书写系统。

当然，并不是在这片广大区域中的岛屿个个都有这样的成就。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中部、特罗布里恩群岛、汤加群岛都十分重视航海业；阿努塔岛的人却难得出海，一般只限于到 70 英里外的蒂科匹亚岛，偶尔也会航到 200 英里外的新赫布里底群岛。而且，阿努塔人不善逆风驶船，他们会用满帆抢风出航，然后划着桨返航。^[20] 纵然如此，我们仍可绘出南太平洋小岛居民的典型滨海文化的综合图。

造独木舟的人要在开始工作的前一天晚上把斧头安置在神圣的收藏所，同时诵念仪式的词语。将祭神的肥猪肉当晚餐吃掉，次日天还没亮前就起来砍木材，把木材收集好，并且随时注意有没有什么兆头。如果航程远，就要造一条有舷外浮体或双船体的船，配备爪形的帆，这样可以保持桅和索具都不过重。驾驶时利用船尾的短桨，或是于迎风时将活动披水板靠近船头插入海里，顺风时将披水板放在船尾。一条船上只要 6 名人员就足够：2 名舵手、1 人掌帆，1 人舀除积水，1 人备用，还有 1 位最重要的领航者，他凭多年经验可以不用仪器、不靠位置固定的星星，就能辨别浩瀚太平洋上的东南西北。^[21]

历史学家以前不相信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能在海上航行几千英里，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偶然地“漂流”了那么远。可是他们留下了海上历险文化的记录，例如有史诗记述某位汤加航海者从斐济返乡后的庆功宴与他英勇的航程，并有一名英国航海者目睹了发生在 1810 年的这件事。他们也像北欧海盗民族维京人一样，会将自己放逐海上，而在他们自己的传奇故事里，以前也有人航行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仪式。大溪地的图巴亚是库克船长佩服的一位航海者，太平洋的各个重要群岛之中有哪些岛屿他差不多都知道。

胡伊·特·蓝吉罗亚的故事可能是最具英雄气概的，时间大约在 18 世纪中叶，他从拉拉汤加出发，经过了矗立海中的白色光秃巨岩，到达一个覆冰绵延无边际的地方。有些神话故事说，发现新西兰的是神一般的英雄毛伊，他曾以自己的血引巨大的鲑鱼上钩；另外比较不带传奇色彩的是确有其人的库佩，他自称是被至尊之神伊娥的异象导引，从拉拉汤加出海（时间可能是 10 世纪中叶）。另一个版本是说，库佩跟随迁徙的长尾杜鹃，追赶偷吃他鱼饵的鲑鱼。^[22] 他的航行方向是：“走二月里太阳或月亮、金星西沉的右边那条路。” 出航时携带水果干、鱼干、椰子，以及一个用面包果、土甘薯等植物配料做成的煮熟面团，不过装载量有限，长时间挨饿是必然的；饮水（也不多）则用葫芦、竹节、海菜皮囊来装。

现今有科技之助的航海者几乎无法想象当时判定航向的方法。波利尼西亚人航海凭的是直觉，20 世纪 70 年代某个给传统领航者的忠告写着：“不要盯着帆看，要凭风吹在你脸上的感觉驾驶。” 有些领航者会躺在舷外浮体上来感觉夜晚海面的起伏，据 18 世纪一位欧洲人观察所见，“最敏锐的平衡计是男子的睾丸”。领航者能够根据信风造成的长距离的海面起伏修正仅仅几度的变化差异，并记录在芦苇地图上，马绍尔群岛的这种航海图有些至今仍保存着。洋流虽然不像风能凭感觉就知道，但领航者仍累积了惊人的相关知识：加罗林群岛的近代航海者接受访问时说，他们能知道出海将近 2 000 英里外的洋流。

最厉害的是，加罗林群岛的领航者看太阳来判断纬度，看星辰来调整航向。他们根据 16 组星辰测定方位，用一套有节奏的歌咏把星辰移位背下来：例如其中有一句说，领航就像“摘面包果”，看星辰要一颗一颗地来。据 1774 年来到这里的西班牙人说，他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星辰位置与特定的航行目的地联结，找到他们选定的夜晚停泊处，然后在那里抛下用石头或珊瑚粗制的锚。^[23]

克服孤立：夏威夷与复活节岛

最坚忍无畏的航海者应该能走得最远，这可以解释波利尼西亚人所建立的几个成就最显著的社会（按一向采用的文明标准而言）都位于他们航行的尽头：新西兰、夏威夷群岛、复活节岛。夏威夷与复活节岛是文明史上的两个特殊的反常现象，两个地方都打破了孤立会导致停滞的通则。如果历史必然是按照我们凭惯常推论所做出的预测而发生（没什么用处的理论模型则不必考虑），那么波利尼西亚地区的每个尽头应该都变成和查塔姆群岛一样。这个极小的群岛位于新西兰南岛以东 500 英里，是南太平洋往这个方向迁移能走到的最远程路程。因为纬度更南、气候寒冷、腹地有限，所以不适宜农耕；但是这里有许多盛产鳗鱼的湖泊，潮汐塘中有软体动物繁殖，岛屿周围都是渔场。留居这个群岛的人是顺从自然的；他们维持着稀少的人口，靠捡拾池塘中的贝类或以最简单方式从事近海捕捞而维生，用棒子打死猎物。就我们所知，他们原来与外界并无接触，直到 1835 年，有火枪武装的毛利人模拟欧洲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进入查塔姆群岛，屠杀了大半人口，并将其余的人贬为奴隶。^[24]

最初到达夏威夷和复活节岛落脚的人，可能也曾受制于孤立的处境。因为与原始波利尼西亚世界的其他地方相距太遥远，两个岛的人和毛利人一样，与其他地方隔绝而发展出难以归类的特殊文化。夏威夷和复活节岛的孤立，除了是因为距离别处太远以久，还因为在正常的航行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到达这两个岛。太平洋的气流系统是全世界最固定的，这些岛屿因为距离气流路径太远，欧洲航海者往来了上百年之后才意外发现这里，以文字记录这些岛屿当然又是更后来的事。^[25]最早到达与定居的波利尼西亚人究竟是循什么路线而来，至今仍没有人知道。不过考